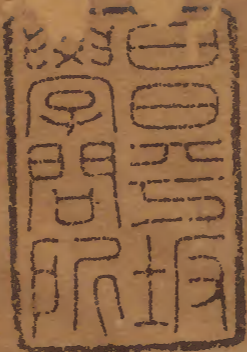


新編分類
夷堅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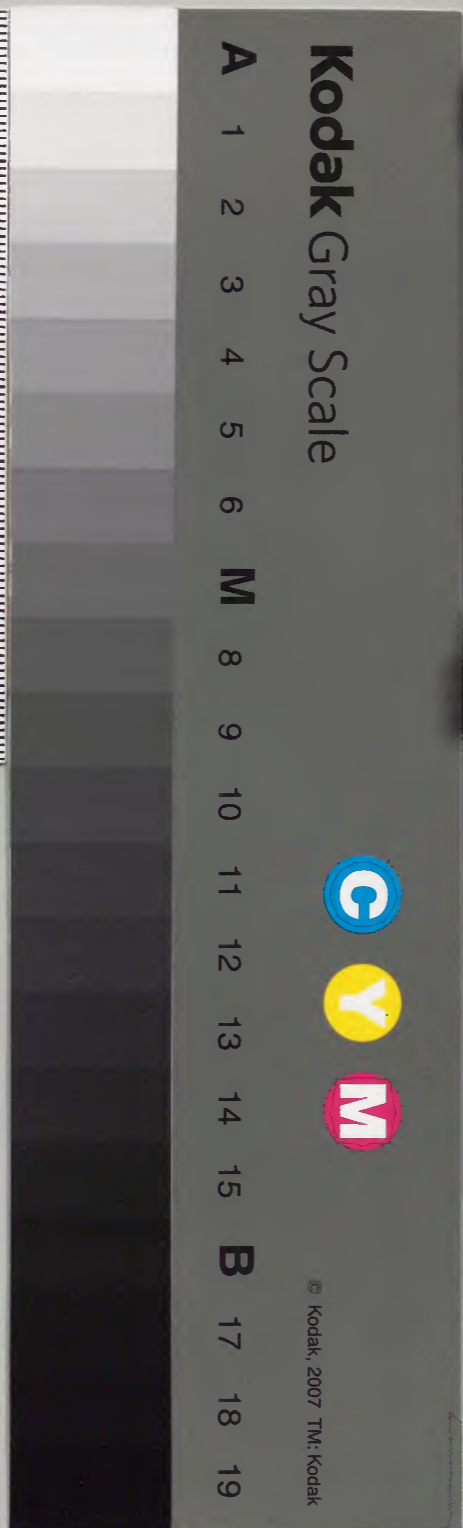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九	二	類
一	八	八	四	函	號
冊	架	冊	架	冊	架

庫文閣內		九	九	二	漢
三	九	一	一	二	書
函	函	冊	冊	冊	冊

(六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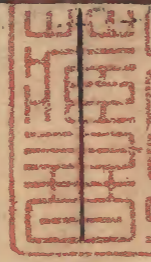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	9912
冊數	10	(6)
函號	309	120	

已集一之五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



已集

景廬

文庫

鄱陽

洪邁

建安

葉氏

祖榮

類編

卷之一

神仙門

呂仙類

回道入

文思親事官

真仙堂小兒

呂元圭

傳道人

華亭道人

餅店道人

仙居牧兒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

茅山道人
杜家園道人
遠安老兵

卷之二

神仙門

遇仙類

蓑衣先生

梁野人

保和真人

赤松觀丹

車四道人

成都鑄工

新鄉酒務道人

羽客錢庫

八段

女仙類

石氏女

曹三香

劉女白鬚

台州蛇姑

卷之三

神仙門

紫姑仙類

星宮金鑰

鄭明之

紫姑籃粥詩

紫姑詠手

新城縣賊

劉又死後文

女鬼惑仇鐸

爐火點化類

王津三道士

賀州道人

鳳翔開元僧

蔡司空遇道人

復州王道人

宋道人

卷之四

神仙門

尸解類

黎道人

武真人

燕道人

皇城役卒

高安趙生

韓小五郎

劍俠類

花月新聞

俠婦人

解潛娶婦

郭倫觀燈

卷之五

釋教門

異僧類

吳僧伽

眉州異僧

梅州異僧

龍虎康禪師

潘璋家僧

寶峰張屠

惠吉異術

真州異僧

經呪靈驗類

村先生李晟

壽昌縣君

主夜神呪

賀氏釋證

觀音洗眼呪

辟兵呪

治湯火呪

金剛靈驗

謗佛類

范礪無佛論

沃焦山寺

卷之六

淫祀門

殺人祭鬼類

建德妖鬼

蜀士白金蓋

秦楚材

莆田處子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已集

神仙門

呂仙類

回道人

江州太平宮道士十餘輩集于庫堂有客自稱回道人掉臂徑入傲睨四座衆怒相謂曰妄人紛紛多竊此名以自衒特可給俗耳吾曹何取焉皆去弗顧唯胡用宗揖入坐小軒雍容款接奇其風骨待遇加敬既而索酒飲徐顧左右覓刀刮土瀝酒漱液就掌搏和吹噓成墨錠擲之案上鏗然有聲語胡曰善藏之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解此亦能去病取視香氣四發郁然襲人殆非蘭麝
可比復邀胡登樓飲酒辭以日暮笑而去明日胡趨
郡未旦抵城門逢其自城中出笑而顧旋聞閤吏言
半夜時回道人已在此候門矣胡益異之歸驗所假
刀半已化金色稍服所遺之墨累年後貌不少改而
酒量日增異日道人又至敝衫破帽麻鞋草帶自挑
二壺胡問壺中所有傾視之皆藥銀也始悟為真呂
翁拜以師禮虔扣長生之術密有所付不以告人衆
道知之而避遇真室於其處皆悵恨不遇追悔無及
胡亦不知所終

文思親事官

趙應道監文思院日有親事官患瘰癧度不可療來
辭院官且謂其徒曰吾旦夕死矣老母無托奈何衆
強慰勉之或為泣下纔出外即有道人隨之行行未
遠語之曰瘡易愈令買紙二幅以瓜搗其中為二方
竅徑可三寸許以授之謂曰俟夜燒一幅為灰調乳
香湯塗傳留其一劑後齊人其人既歸如言貼藥畢就
枕及寤已覺瘡痕蕩盡亦不見徑走謁院官談其
異衆悟曰兩方竅呂字也得非以瀕死念母一言起
孝故仙翁救之邪

真仙堂小兒

常州天慶觀真仙堂塑洞窟像有小兒賣豈日過其
前見其儀狀敬仰之每盤旋不忍去一日瞻視嘆息
間像忽微動引手招之持一錢買豈兒不取錢悉以
盃中豈與之像有喜色以紅藥一粒授焉使吞服即
覺恍惚如醉還家索紙筆作文章詞翰皆美至于天
文地理無所不通不茹烟火食唯飲酒啖棗如是歲
餘聞市曹決死囚急往觀正行刑之際忽空中有人
批其左頰一小鶴從口吻角飛出捫其頰已半枯矣
遂愚俗如初

呂元圭

江夏有道人呂元圭多游揚氏書院中為人言事多
驗一日忽告曰惡人將至矣須急避之瞥然渡江去
人不知其所指何人也是日提點刑獄喻陟自武陵
至鄂人皆不前知蓋巨舟乘便風徑抵州岸纔至即
遣吏訪呂云已行但得其往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
岑曰無有喻加聲色將笞之其言如初喻命搜其家
乃於神堂壁中見所與岑長歌一篇言內丹事岑方
言呂實付此詩云汝今未曉異日當詳玩之喻曰此
即呂先生也其名元圭蓋拆先生二字耳衆始悟惡

人之說是恐喻逼迫求之云張邦基子賢說

傳道人

江陵傅氏家貧以鬻南紙為業性喜雲水士見必邀迎隨其豐儉款接里巷呼為傳道人舍後小閣塑呂翁像坐磐石上旁置墨籃以泥竹片作墨數笏朝暮焚香敬事拜畢扃戶去梯雖妻子不許至乾道元年正月獨坐鋪中一客方巾布袍入共語良久起曰吾適有百錢能過酒壚飲否傳從之自是數日一來或留飲或與飯傳目昏多淚教取生熟地黃切焙取椒去目及開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煉密為丸每五十九空

腹臨米湯飲下之傳如方治藥一月日明夜能視物往還半歲忽別去三兩日外將往襄陽能與我借西乎辭以累重不可出吾笑曰吾知汝不肯去取筆書利市和合四字付之曰貼于鋪壁獲息當百倍復拉詣酒肆酌別袖出紙包有墨數片曰欲携去襄陽做人事暫寄君所臨行來取之酒罷傳歸置墨架上踰兩月客不至試啓視之乃呂翁像前竹皮所作者探閣內籃中無有矣始悟客為呂翁深悔不遇乃貼四字于壁生意日曲享壽八十九耳聰目明精力如火年今尚存

菴亭道人

紹興二十八年菴亭客商販蘆蓆萬領往臨安魏然滿船晚出西柵一道人呼于岸欲附載商曰船已塞錢但輟一席地足矣商曰遇雨奈何道人曰更與百錢買蘆蓆一領遇雨自覆商利其錢使登舟坐於蓆上僅容膝不見其飲食便溺在途亦無雨到此關乃辭去曰謝汝載我使汝多得二十千相報商殊不曉適是年郊祀大禮青城用蘆蓆甚廣臨安府懼乏凡販此物至者每領增價錢一文盡買之遂贏二萬緡

卸既畢最下一額有墨書六大字曰呂洞賓曾附舟字畫遒勁好事者爭來觀視知為仙翁明日商入城過衆安橋逢此道人賣薑于市揖之曰你原來是呂先生想能化黃金可多與我道人笑曰為我守薑今還店取金來痴守至暮不復來乃盡輦薑歸商庸人也不復懊恨聞者為之太息

餅店道人

青城道會時會者萬計縣民往往旋結屋山下以鬻茶果有賣餅家一店初啓肆之日一客被酒造其居醉語無度袒卧門左餅師殊苦之與之錢不受飼之

餅不納先是風折大木居民解為二凳正臨門側以待過客店去江頗遠方汲水二器未及用忽起縛茅為筓蘸水洗木搯搯踰兩時又卧其上往來望見者皆惡之及門即返餅終日不得賣客亦捨去辭主人曰毋怒我我明日携錢償汝且當倍售矣遂行或詣凳欲坐見光彩爛然乃濃墨大書呂先生坐四字取刀刮之愈削愈鮮明深入木底上下如一觀者如堵自是餅果大售時紹興三十二年二月聞壽卿說親見其洗木時云一清癯道人也

仙居牧兒

台州仙居民王三入市逢乞子賣泥塑呂先生像買歸供事之香火甚肅小兒年十歲許亦每日敬拜嘗牧牛山坡見白衣道人過前亟從牛背躍下挽其袍呼為呂先生道人曰汝安得以此見稱且何為識我兒云你便是我家供養的面目衣裳一般只是身體長大不同耳道人笑將一錢寘兒手戒之曰汝要買物喫時但用此儘取儘有惟不得向人說兒喜歸家密白其父開手示之纔用一錢畢又有一錢在手經月餘父忽起無厭之心施竹畚於傍命兒伸手拂之不已錢隨而墜下至三日所得十餘千明日不復有

矣

茅山道人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脩醮事江東運使鄭清卿王亦顏同往縱觀至午憇於茅舍遇道人白苧衫青布巾脩眉美髯風骨清俊鄭王相謂曰豈非呂仙翁乎召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謾問客曰能更進否曰能可飲幾何曰無筭乃令侍史注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痛飲一杯復一杯不已鄭曰先生如有藥求數粒曰有即引手擦左腋下垢汗燃成青粒與之曰只可嗅不得喫王亦求之復擦右腋下汗成

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客去先是一老兵守邸閣二漕老兵卧簷間日晏未醒漕因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吸入猶未覺使人喚之起問曰汝覺四體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耳明日騰空而去二漕相視悔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杜家園道人

紹興十六年王寅祖為湖北提刑司指使僦舍于張四官人店武陵杜昌言家有小圃雜花正開以三月六日邀王張并外兩三客聚飲半酣各摘茶蘼插巾上俄一道人着青衣道服披篋背笏袖中各有物揖

衆曰諸君高會能容我預席乎杜延之坐酌酒巨盃
一飲而盡大嚼肉蔬不留遺餘放箸微笑精神可掬
請借酒爲諸人壽杜令少待道人曰吾亦有酒在此
便當奉償乃付以一觴聽其滿勸坐客不敢辭獨謂
王曰君氣宇軒昂有學道之質但恨世事未除耳且
飲我酒即探袖取一錫餅度可容二升遍斟客酒原
未嘗煖而熱味亦清醇杜異之視餅內尚有盞許道
人曰能再飲一盃乎曰正欲之杜飲罷戲言此餅有
酒幾何而斟之未竭公莫是呂洞賓先生否道人曰
君不曾見呂翁云云何也復笑曰諸君欲見之乎

遂解背上箬笠擲起騰身丈餘跨一白鶴躡雲而去
尋錫餅亦亡矣客主驚嘆如痴惘然而散後三十年
王赴辰州守過武陵訪杜氏見昌言之子云父享年
至八十五張四者八十三與一時同席皆終身無疾
病王亦至七十五蓋享仙醪之所致也

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篤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流盛集
齋罷一老兵從外來着青袍躡麻鞋挑兩箬籠弛擔
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去其家尚有餘饌即與之又
求酒昇以小樽一吸而盡至于再三皆然主人駭其

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何齋會告以故曰倘呂真人自來亦識之乎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笑曰我却識他狀貌結束全與此別與我絹五尺當為汝寫一本主人喜甚即取付客接絹不施粉墨但手中披莎俄而大吐以絹拭之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柰何旁觀皆唾罵引去良久納絹于空餅揖而去一童探餅中出絹展視仙像已成衣履穿結與客無異方悟真人下臨悔恨不遇表飾懸奉之時淳熙七年新昌鄒蕪善主簿傳其事 一卷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已集

神仙門

遇仙類

簔衣先生

何簔衣先生淮陽胸山人祖執禮官朝議大夫家素富盛為鼎族遭亂南來寓姑蘇紹興初其父主簿為近郭翁通判館客既亡何與母及乳媪入城中僦居一日自外歸倏若狂疾父而益甚家人知不可療且畏其生事累人潛避他邑何遊行暮返則室廬已空亦不問但求丐度日衣裾漫漫不整只以簔笠蔽身

處封門城隅土窟中。人竊窺之。唯見大蟒踞坐。繼遷于社壇。又為守兵斥逐。自是無定跡。人與之錢。或受或擲。半歲後。漸出語。說災祥。吳人傳其得道云。因在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有悟。又云。昨劉拐子作無碍大齋。何捨緣在會。省來供衆。遇二道人。引至黃山。授道。然何未嘗自言。竟不測信否也。歷三、四十年。一簣一笠。不披寸縷。夏不驅蚊。春不除蚤。冬寒敲冰。滌簑披之以出。歸則解挂于封。氣出如蒸。露坐之處。雪不凝積。士俗來焚香。請問。略不接納。往往穢罵。且發其隱。愚人以是益敬。長之。辛巳歲。於天慶觀東亭後。小

軒。以稻稈籍地。寢處其中。每日不以炎涼陰晴。必一出市中。或縱步野外。未嘗登人家門。有慕向者。但夢見之。或一二語。李縣丞母病來致禱。夢之云。人謂吾為茅君。非也。汝不必畫我像。但畫世間。呂真人。即是已。李奉所戒。母病遂瘳。葉學文林。苦耳聾。噎塞肢節。煩痛奉事。累歲。夢之云。授汝一吹火法。即以手捻其左耳。按于卓。吹氣入耳。戰慄不自持。明日宿恙如洗。王道運。幹妻胡氏。病夢何來。手擎面皮。瑩白如玉。面部方正。碧眼丹唇。着白衣。宛類北斗相。胡氏病篤。何遺之藥。則捧盤見立于前。使改名德真。詢之。傍人莫

見也亟遣王生往謝已書二字于壁其後德真夢何
與灼艾寤而聞帳中艾香視灸處黑癩赤腫傳以膏
藥亦膿潰未幾氣血復初松江蛟龍壞舟監叔成往
謁請為人除害既至未及言已大書龍盡入江湖五
字于壁矣江行自此安帖都道錄劉能直自臨安往
京口舟還次無錫默禱云若蓑衣先生有靈當出相
見迨至許墅望見何從南來劉登岸迎揖何云小道
不易出山有果十枚及平江則何在庵初未嘗出也
壽皇賜名通神先生為造一庵御扁通神二字并賜
蓑笠一事遂作遊迎入庵大笑而出復棲故處結

草為衣掩蔽下體蓬頭跣足畧無受用時以竹杖擊
地謳唱道情或夜誦仙經達旦未已或自念歌詩皆
勸世脫塵語尚方賜沉香銀燭香霧盈室終日不散
日啜賜茶兩甌不飲酒時以便溺煉泥捻成孩兒人
求得者持歸供養必獲靈異有病者乞坐處草煎湯
或易草衣焚灰令搥作丸服之其病即愈竊取則不
驗有姓左人以前煎湯草療病復緘于合一日開視生
粉紅花兩朶已酉歲正月晦出城外太和宮於空野
間望東南一拜稱皇帝萬歲二月二日未曉遍呼道
侶令亟起燒香念長生保命護身天尊次日主上登

寶位報至其所作歌詩今錄可傳者于後 其一曰
不梳頭不澡浴免得堂前妻兒哭或吟詩或唱曲
富貴榮華無所欲身貧道不貧六根常具足 其二
曰 活得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交縫合眼別是一
山川 其三曰 為問先生意若何不論寒夏只披
簑若人會得簑衣意一路相將入大羅 其四曰
白雲山下去山下強人多強人難說話拍手笑呵呵
其五曰 五雲樓閣在烟霞萬里嵯峨是我家莫道
太平無一事自然平地有丹砂 其六曰 水綠山
青好去遊花紅酒醉幾時休轉頭不覺無常別萬古

惟存一土丘 其七曰 寥寥香散綠沉風野地清
閑到處逢買得四窓今夜月這回認取主人翁 其
八曰 夜來斗轉與星移日出扶桑又落西自有金
丹光落落千人萬處有誰知 其九曰 此寺何年
造問僧僧不知下馬聞香草拂塵看古詩 其十曰
滿眼紅雲花又新年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顛狂
漢我更顛狂笑殺人其餘語句可書者尚多今年八
十餘矣勇健如昔孝宗將立謝妃為后聖意未決遣
藍內侍詣庵何不告所問止令說一兩句來藍駐留
數日心所言悉泛濫無根抵藍敬禱云皇帝使某來

必有所謂不得一語何以復命何大怒振衣出直入
天慶觀藍隨之至門始回首曰為天下母藍即日歸
奏妃遂正位中宮郭雲丈夫之女擬嫁王氏之子訪
於何何曰君女非王家婦乃翁主簿妻耳既王議不
諧求所謂翁主簿不可得後三歲於銓試榜見蘇人
翁璘姓名且聞未有伉儷與家人語以為喜翁果調
溧水主簿竟成婚王季德為府守屏騎衆入謁左右
走報意必出迎但厲聲云擗棺材來也王進前炷香
畧不交一談後五日王下世何先有衣寄于郭氏云
吾死則以歛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忽來索衣明

日跌坐而化太皇太后先兩夜夢其求衣亟命侍臣
持賜以二十四日至遂易之以歛云

梁野人

梁野人名戴長沙人父兄皆業儒戴獨不事業慕尚
逍遙得鉛汞修煉之術自稱野人所居近天慶觀嘗
盛夏書寢於三清殿後銅像之側夢金人長丈餘提
其左手於掌中以一金錢痛按之戒曰汝欲錢時但
縮左手袖中振迅則錢隨取多寡而足然勿妄用勿
漏言若妄用漏言則無矣設用以養生周人之急隨
欲百十千萬可無窮矣戴拜受命恍然而寤覺左掌

猶微痛視皮膚中隱隱有錢文頂謝訖試之果然自
是數年間雖所親不以告益放曠歌酒自娛咸以為
狂其母責之曰吾生爾二子異以終身况兄弱冠登
科汝乃落魄如此吾何所望乎今雨寒彌旬薪粒告
罄佃僕皆遠不可喚汝將柰何戴曰敢問所需若干
母曰多多益好黎明出津次引柴米數十石歸母訝
曰狂哉此兒多得固好安所為償曰母幸無慮振其
袖錢出如涌一一隨直付之無欠無餘母大駭異未
暇扣所以俄白欲遊方外留之不可遂去十二年無
消息兄顏守廬州戴過謁之投刺于典客曰梁野人

兄一見且悲且喜曰吾弟辭家一紀意謂流落江湖
久在鬼錄今之相見實更生也友愛如初飲之酒酒
數行謂之曰吾為此邦伯而弟藍縷若此得無羞辱
乎為具沐浴令換衣冠正色言曰第山林風致唯事
內觀兄何索我於形骸之外拒不肯受亦不入室奮
袂而起曰暫出即來不審用錢否兄笑曰汝狂態尚
爾忽不見使人四出於市求之不得迨晚乃泊旅邸
醉卧館人夜半聞穿錢聲驚起曰此道人必偷兒也
何錢聲之多穴隙窺之一無所睹旦而伺其出至午
寂然無人望錢緡堆垛半壁走告郡郡遣官監涖啓

戶見錢上有書貽太守曰弟野人以烟蘿侶久俟不
果奉辭唯異珍重有少錢煩賙卹貧乏仍遺下所着
敝衣異香襲人殆非世所嘗聞驗其去蹤撥屋瓦少
偏乘空而升後不知所往

保和真人

潼州王藻不知何時人為府獄吏每日暮歸必持金
錢與妻多至數十貫妻頗賢疑其鬻獄所得嘗遣婢
往餽食藻歸妻迎問曰適饌猪蹄甚美故悉送十三
鬻能盡食否藻曰止得十鬻耳妻怒曰必此婢竊食
或與他人不可不鞫藻喚一獄縛婢訊掠不勝痛引

伏遂杖逐之妻始言曰君為推司久日日持錢歸我
固疑煨煉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安有是哉自今以往
願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
悟汗流浹背取筆題壁曰枷拷追求只為金轉增冤
債幾何深從今獲復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翠林即罄
所有散施辭役棄家學道後飛昇賜號保和真人

赤松觀丹

婺州金華赤松觀相傳為九天玄女煉丹之所云丹
始成時凡三粒以一祭天一祭地皆瘞於隱所一以
自餌蓋不知幾何世矣宣和間某道士獨坐竹軒見

清華山堂 東野志 卷之七
所養善鳴鷄啄龍眼於竹根下甚大而有光彩急起奪得之香氣襲人重於鐵石意其所謂神丹也未敢服密貯以器寘三清殿前願見者則焚香啓鑰以示人既期年矣後為遊士攫取以像前供水吞之奪不可得亟呼集衆擒之已飄飄然行池水上連步如飛明日或見其坐水底水皆涌沸旬日方去莫知為何人何所之也道士悵然自悔猶汲水滌盛丹器飲之自是面如童顏唇赤如朱右手軟如綿年九十尚強健無恙鷄亦活三十年南城丞浦江何叔達說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為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暮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驟曰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此一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可勿言蔡意其奸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為尉固匿之不便也然無可柰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眾遂排戶入曰車四原在此何由可耐欲就床擒之或曰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

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躲了六十年可怪可怪谷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鷄鳴方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起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矣已度世三次自此無患也公當貴極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為報吾有藥能化紙作鐵鐵為銅銅為銀銀又為金必之乎諺云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唯以其說傳中子綸察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為象郡守

成都鑷工

政和初成都有鑷工出行塵間妻獨居一髮髻道人來求鑷髻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多只十錢足矣曰但取之為我耐煩鑷可也遂就坐先剃其左次及右既畢回面則左方毛已茁然又去之右邊復爾如是再三日適午妻不勝倦厭擲還其錢罷遣之夫歸具以告夫愠曰此必鍾離先生也何為拒之正使盡今日至明日為摘髻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即狂走於市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饑渴寒暑不顧如是三四年徧歷外邑以至山間忽逢樵

人弛擔詰之曰汝何為者告以故樵者曰此神仙也
彼來尋爾則可爾今僕僕自苦亦何益吾雖至愚然
嘗聞得道者非積陰功至行不可倖冀吾有秘術授
君君假此輔道摩以歲月倘遂如願遂拔茅一莖噓
之即成金釵謂工曰試用我法為之當有濟工曰此
皆幻術不足學我所願必欲見先生也樵者曰君未
曾見正使遇之亦豈能識曰詢于吾妻已知其狀貌
圖而宣諸袖中矣樵者曰然則君三拜我我能令君
見之工設拜拜起樵者曰視吾面何如曰猶適所觀
耳再拜又問至干三視之無復樵容儼然與所告無

異曰汝真至誠求道者汝哀號數年聲徹雲漢上帝
亦深憐汝故令我委曲喚汝汝從我去遂與俱入山
中後二年還鄉別其所親而去

新鄉酒務道人

鄧州新鄉縣宣和中嘗有一道人求買酒監務趙某
每見輒喜之必勅酒吏倍數給與或喚入坐命之飲
道人積感其意趙夙苦羸疾時證候方危累日不食
道人入語之曰君病狀殊不佳遠不過一年近則半
歲恐無生理趙應曰吾固甚苦此自念無策唯厭厭
待盡而已先生既言之當有神術能生我乎曰是事

非吾所能辦也感君相愛非不願効力知復奈何趙
懇再三乃笑曰姑爲君謀之後數日試邀一髯道人
同至此君宜多設精果妙香連沃以酒以大醉爲期
則吾計得施矣遂去越五日果與一客來長六尺餘
丫髻美鬢氣貌備甚兒酒席俱有喜色三人同坐每
一舉盃前道人必令多酌髯曰爾素善飲今幸勿惜
量度至斗許覺跌宕不可支道人曰爾已醉少憇可
也令掃地鋪簟髯徑就枕鼻息如雷道人密引趙卧
于傍令聳背緊相挨且熟睡少頃來坐其前俯身就
髯項吸其氣滿口即噓看趙項上又吸胞腹及臂股

亦如一僕僕十餘及趨而出髯忽寤見人在側若有
所失大怒躍起呼叫曰畜生無狀敢誤我持杖將擊
道人道人迎笑曰何用如是只費得你一年工夫而
救得一個性命乃是好事髯怒稍息但極口叱罵良
久不揖主人而行趙即時氣宇油油然明日即嗜食
甫十旬膚革充盈肌理如玉畧無病態趙彥文子游
與之有舊常憐其疾及是適爲交承驚問所以如盡
道本末主客皆不復再見丫髻者疑爲鍾離云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子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

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奉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
已久墮壞宜急雇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
甄獨行至山側峻岩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
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輦取慮為
他人見乃搏土窒塞穴口回至中途復遇前二客其
一又問錢庫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二百三十一文雇
一牧童填補訖甄時年十六七頗曉其語歸與父言
之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率家人詣原處其穴
不復可尋矣

八段錦

政和七年李似矩彌大為起居即有欲為親事官者
兩省負額素窄不能容却之使去其人曰家自有生
業可活妻子得為守闕在左右無以俸為也乃許之
早朝晏出未嘗頃刻摘離雖休沐日亦然朝晡飲膳
無人曾窺見其處者似矩嘉其謹呼勞之曰臺省親
事官名為取送每下馬歸宅則散去不顧矣况後省
冷落爾曹所棄今獨如是何也曰性不喜遊娛且已
為皂隸於事當爾似矩素簡薄聲色多獨止外舍效
方士熊經烏伸之術得之甚喜自是令席於床下正
睡熟時呼之無不應嘗以夜半時起坐嗑吸按摩行

所謂八段錦者此人於屏後笑不止怪之詰其故對曰愚鈍村野目所未見不覺笑耳非有他也後夜復然似矩謂為玩已叱曰我學長生安樂法汝既不曉胡為屢笑此人謝過既而至于三其笑如初始疑之下床正色而問自爾之來我固知其與眾異今所以笑必有說願明以告我對曰愚人耳何所解固問之踟躕良久乃言曰吾非逐食庸庸者流吾之師嵩山王真人也愍世俗學道趨真者益少欲得淳朴端謹之士而教之使我至京洛求訪三年于此矣昨見舍人於馬上風儀洒落似有道骨可教故托身為役驗

所營為比觀夜中所行蓋速死之道而以為長生安樂豈不大可笑歟似矩聞其言面赤流汗具衣冠向之再拜事以師禮此人立受不辭坐定似矩拱手問道此人畧授以大旨至要妙處則曰是事非吾所能及也當為君報王先生以半歲為期復來矣凌晨不告而去明年五月似矩出光州終身不再見

仙女類

石氏女

京師民石氏開茶肆令幼女行茶嘗有丐者病癩垢汗藍縷直詣茶肆索飲女敬而與之不取錢如是月

餘每旦擇佳茗以待其父見之怒逐去笞女女畧不
介意供奉益謹又數日丐者復來謂女曰汝能啜我
殘茶否女頗嫌不潔少覆于地即聞異香亟飲之便
覺神清體健丐者曰我呂仙也汝雖無緣盡飲吾茶
亦可隨汝所願或富貴或壽考皆可女小家子不識
貴只求長壽不乏財物既去女白父母驚而尋之已
無見矣女及笄嫁一管營指揮使後為吳燕王孫女
乳母受邑號所乳女子嫁高遵約封康國太夫人石
氏壽百二十歲

曹三香

元祐末安豐縣娼女曹三香得惡疾拯療不痊貧甚
為客邸以自給嘗有寒士來託宿欲得第一房主事
僕見其藍縷甚拒之三香曰貧富何擇焉便延入火
頃士聞呻痛聲甚苦問其故僕以告士曰我能治此
症三香大喜士以箸鍼其股曰回心回心三香問先
生姓亦曰回心回心是時殊未曉門外有皂莢樹甚
大父枯死士以藥粒寘樹竅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
在是夕樹生枝葉旦而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回之
為呂遂棄家尋師邑人於其地建呂真人祠紹興十
四年三香忽還鄉顏貌韶秀邑老人猶有識之者武

翼天夫子澤為郡守召問之不肯深言後不知所之

劉女白鷺

汀州寧化縣攀龍鄉豪家劉安上之女生不茹葷性
慧喜文墨年九歲即能隨羽人談道姿美而艷其光
可鑑以不嫁自誓及笄父母奪其志許嫁處州石城
何氏子卜吉成婚辭不獲已乃勉治奩合百飾簪珥
悉務素潔玉顏丹臉不施朱粉將行聚族往送之門
道從越境忽一白鷺從空而下女出車乘之飛昇而
去衆駭愕失措父母痛哭悲悼莫知所為里以告縣
白于州州聞之朝土人置祠於其地詔賜祠名蓬萊

據左僻士大夫枉道訪求

迹題味甚多陳元輿侍

即詩云蓬萊觀下瑞烟飄劉女曾從此地超桃圃昔
諧王母約雲霄自赴玉皇朝白鷺乘去人何在青鳥
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其
觀介于寧化石城兩境之間

台州蛇姑

台州後嶺忻解元所居山林深邃人跡罕及嘗有樵
者採薪到山巔見小草庵一道姑坐其中不知從何
來疑其為異物也以告所主忻即策杖訪焉佇立良
久俟出定開目乃前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

不谷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谷忻
自召匠剪薙榛莽就舊舍作屋三間且築土臺以供
宴坐并薪水之具皆備既流傳四遠好事者瞻敬不
絕遂穴地為爐儲宿火擬為來者執香之用或持錢
米布施則宜土臺前地窟內庵伴常有一蛇蟠踞護
守善人至蛇隱不出不善人必逐之偷兒知有物夜
來盜蛇纏糾至旦幾死姑為洒水布氣始甦郡士張
得一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拜謁啓云得一妄
意修真未知前程可以達道否欣然應之曰汝當逢
至訣宜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寶持受行之不可勝

用矣語云心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涓涓而
運轉神混混而往來開崑崙於七竅散氣於九垓擊
破玉關神光方顯寂然圓廓一任去來張矍然有悟
歸告家人捨去遠遊不復還故里道姑無姓字土俗
以蛇護之異因目為蛇姑後不知所終每歲八月祥
光見焉亦間有仙鶴飛鳴遠近其鼓事云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已集

神仙門

紫姑仙類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
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其家遂與昵狎時對席
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來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
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往
吾家乎即携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甚都遂與登車
障以帷幙畧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臺玉砌列

屋佳麗氣候和淑不分晝夜時時縱遊他所見珠球錯雜絢爛五色懸挂椽楣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為星者也留又之一日凭欄女泣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固樂當新歲節不能拜父母上壽得無貽二親之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留之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乃命酌酒別取小襪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歛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秘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是人間然後為還家計生泣而訣既行

覺耳傍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膚巨獸張口啣其祛生憶女教與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懷中所餘只有一物忽聞市聲嘈嘈足已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然控一身茫然無計啓襪視之唯金鑰匙一箇貨于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附以歸家人相見悲喜交集失之數月矣李紹祖說

鄭明之

鄭明之字晦道彭城人脩敏公瑾之仲子少時有神降於室白晝接勝相與如伉儷笑語不避人時元符

季年脩敏爲大府卿懼其爲妖所累令其兄顧道侍郎切責之曰汝少年不自愛以淫泆妄想而迷惑天常之性爲鬼物所誘豈唯性命是憂使父母何所望且汝所接者何人對曰世俗所謂紫姑仙也但常人唯能箕召之來而我則真見之乃娟然一美女子容儀端秀衣碧霞之衣縮堆雲之髻貫白玉搔頭光艷照人殆不可正視異類中安能有此又出李廷珪墨一餅云是所遺顧道試使召之旣至戲云何故與吾弟綢繆而某不得見即書曰顧道是心硬人不可入時宰相章申公欲去位試問他日代者爲誰乃大書

布字已而曾子宣名布果相之又書曰更數日天有大號令可仰瞻之如期而星文示變凡所詢休咎無不奇驗問大卿何似曰貴人問顧道曰貴而壽考明之數叩已所至輒不荅後二十五年通判武州北虜陷燕地全家皆沒於賊顧道之子如宗說

紫姑藍粥詩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藝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召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訪意後生輩僞托以誑人弗之信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僮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求詩箕徐書曰德林素不

相信曷為索詩謾贈一絕云米豈應急用屑榆豈充
欲嗜好肖趙張倉皇救文叔不曉所謂復禱曰願明
以告我又書曰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
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漢書馮
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
粥人以藍粥呼之楠與狎故神戲之德林楠字也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有美女子在旁因請詠手
即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
裏傳聲謾星月樓前歛拜深綉幙偷回雙舞袖綠窓

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却放針信
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云

新城縣賊

陳昌言為臨安新城尉邑境惡少殺一人傷一人連
逃未獲保伍坐繫者十數陳禱于縣松溪神又訴于
天曰某平生不敢私禱唯父母之疾則或割股或灼
臂於請禱之私無所不盡捨是雖自身及妻子事亦
未嘗敢瀆神今竟賊手刃兩人一傷一死累其鄉黨
族姻故為百里齊民請命願上天鑑之未幾弓手有
因捕盜而死者陳語妻曰吾兵死於路吾其可安寢

即束裝出郊宿于野外道觀觀有賓客能召紫姑仙者陳往敬問叩曰在法尉不獲大囚五人止罰一月俸無甚罪也吾所以控請為民故耳仙書曰在秀州海鹽縣澹浦鎮陳立遣壯兵行旬日又請問仙曰已得原惡矣但我輩力小不能與公成事不免轉告上神今之獲賊松溪之力也近已拘至富陽境中矣又書一梓字且云公只以舟行見差神兵監護俟公至取之後數日人從澹浦還報日始到鎮日賊已登海船方嘆恨次聞外間人聲喧噪言富陽縣東梓徐大夫揭榜欲取賊自綠渚一夜至彼果得之他日問囚所之曰先在澹浦知追吏到亟欲航海因思父母妻子乃回東梓關入禹王廟遂迷不能出

但見皂衣守門者甚衆次日即成擒陳既歸首白邑宰盡釋諸繫而械囚上府

劉義死後文

知保德軍王清臣召紫姑神作文數百言自云唐進士劉義其詞曰余少為俠徇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少年恃權強娶良家子既而反娶其室余不忍告民無訴乘夜厥徒聚淫之際余奮劍斷其首十數且膾其肝而脯之日夕游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澤非也余數世為人直信棄已濟衆設教化人報不

平之寃行無極之道是故用達仙道至於詩歌乃末
事也因子見契聊為一啓思史之謬辭載之異行令
余忸然感嘆余終于終南門人塋于山之陽清溪之
側至今墳猶在但人不知為余塚也以余無勲庸於
國故史氏書不知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
其大功然史詞褒飾太過蓋世情如斯也嗚呼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彼若不能據實徒務華以媚天子不
若因可知而書之何必縱謬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
之地哉使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身首異處今既
為仙則不復與競姑隱之耳後世哲人尚為我鑑之

女鬼惑仇鐸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今記此以為後生戒夫
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寓之族人也浮蕩江淮壯年
未娶乾道元年秋數召紫姑求詩諷玩不釋遂為所
惑晨夕營為必欲一覩真形異為淫慾又每求於夢
想鐸雖迷於纏繞亦知畏死嘗力拒之鬼相隨不捨
至把其手作字不煩箕運同侶知之懼其不免因出
遊泰州市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
齒相擊已有恐怖之狀暨還舍即索紙為婦人對事
具述本末辭殊褻冗今刪其大畧云大宋國東京城

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即名棄妻張氏三六
娘行年三十二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受生癸
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箕口得
道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
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請蓬萊大島真
仙為愛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
承子供養今日降臨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常降
於汝又旬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寫媒語誘鐸又說
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
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汝不

孝焚章奏上天天帝降旨二日內有雷震汝宜多設
茶菓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為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
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為夫婦意欲鐸恐懼從言
又偽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時來東門外石墳側
相見鐸欲往赴為眾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
乳香半兩真狂渴赴水死至引頭擊柱用破磁敗瓦
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藁薦中伏
於床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以呂石故救此人
此人若死若不復為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
晚方與鐸言我非蓬萊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曹

求為下鬼宜以盃酒叙別明日又來云我乃興化阿
姥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眾人招法
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
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耽戀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
本人損其性命今為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
蒙取責文狀所供並是的實如後異同廿伏重憲其
所書凡千五百字即日錄焚之鐸三日後於醒夢為
所困幾一月婦人自言死於癸巳至是已五十二年
矣鬼趣亦久矣哉

爐火點化類

王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元第遊上庠方春月待試因
休暇出城遊王津園遇三道士眉宇脩聳語論清婉
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今日暮矣
明日正午復會于茲相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
道士笑曰公若愆期當掘地覓我皆以為戲大笑而
別翌日錢以他故留滯至晚方抵會所則唯殺核很
籍不復見人悵然久之第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掘
地視之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像冠巾儼然
如昨所見者外有一方書言煅煉水銀為白金之法

清可山堂 卷之三
第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像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
既試弟中選牙復歸驗其方無不酬不數年買田數
萬畝為富室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
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乎君得吾仙方
不以賑卹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筭
今日即自改尚延三歲如不然日暮死吾以泄天機
亦降謫為人當來之矣既去錢君始大悔即焚方
毀竈闔戶不復起明日小道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
身亟入視之已生一男出陪小道已不見問諸僕
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歿

賀州道人

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居賀州平生好延方士雖
窮約不少倦有客敝衣大冠善飲酒數過顏輒出酒
飲之他日邀顏出行城外十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
謂顏曰偶獲名酒幸公同一醉袖出一瓢取兩杯共
酌顏亦嗜酒度各飲十四五杯顧其瓢纒堪受升餘
而終日傾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真可教然
子方居遷謫中當有以給朝夕之費即取書一編授
顏閱之乃唐圭峯長老宗密所注周易參同契也中
有化永為銀之法暇日試之而信後居廣州每月旦

望二七日必詣海山樓視漁舟所過悉買魚蝦放諸海或至費數千朱丞相漢章時為監司幹官謂顏曰公未暇散地俸入殊不多何以繼此曰吾嘗得一殿求法今數為之道流有過者我館之或經年須其自去乃已餘悉為放生之具此外一錢不敢妄用丞相求觀顏令宿齋戒逮旦而往顏索水銀十兩實釜中取夾袋內紅粉末刀圭摻其上以炭五斤燃之少焉汞汁躍出高數寸乃復下如是再三則四面施炭鼓鑪扇之俄青焰上騰曰可矣鉗出擲下地俟冷而稱之得銀十兩無少耗焉朱丞相說

鳳翔開元寺僧

蘇東坡為鳳翔僉判日好往開元寺觀壁畫有二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訪否坡欣然過之僧曰吾平生好藥術得一奇方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當傳人而無可授者知公可傳故願奉坡曰吾好此術雖得之恐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可傳也時陳希亮少卿守鳳翔平生溺於菑白屢從此僧求之僧不與坡曰陳公求而師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正以陳公不能不為故不與也昔吾嘗以授人有為之即死者有失官者有遭喪者以是

不敢輕與以害人即出一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
化金者知公不肯輕作亦勿輕以傳如陳卿尤不可
也坡許諾端視其方每添金一两隨其分數如不足
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雜諸藥入乾鍋中煨鎔即傾
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烹之須
色勻乃止坡後與陳語徧及之曰近已得其方矣陳
驚扣所自固請焉不得已與之試之良驗坡悔曰軾
非惜方惜負僧耳願公勿復為陳漫應曰諾未幾坐
受鄰郡酒罷去旋捐館後十五年坡謫居黃州見其
子慥曰先人既失官居洛無以買宅遂大作此金竟

病指癰而死乃知僧言不妄云

蔡司空遇道人

蔡元長以司空作相一日大雪自省中歸道見丐者
偃卧雪裏氣出如蒸心竊竒之遣侍吏賜以千錢笑
曰無用此正欲一相見爾即召至府中從容訪問遂
及黃白之術曰此何足言探囊出火藥塗爐間鐵箸
持入火須臾成銀又塗藥其上俄成黃金飲酒至斗
索去留之不可顧謂蔡曰無多會享取十五年太師
了去靖康初胡騎犯闕退蔡自雍州還都欲陳禦戎
策為諫官御史所攻謫官分司隨行十餘舟泊於瞻

雲館下悉為排岍司錄奪長物充物莫能主持女妓
尚百人已各有父母輩伺於側相呼徑去頃刻各鳥
飛獸散蔡不能止慕容夫人在城內遣招之以帝姬
牽戀為解左右惟六七老婢而已京尹轟山促其行
其峻從隸僮奴十去八九亦無車輿僅顧一舊竹轎
載往城西適膝擊中絕仆於地主僕相視慟哭真釋
氏所謂五衰相現者使此早入鬼錄一年無此苦辱
矣蓋天實誅之開封使臣申彥臣時護其貶能言所
見為之惻然

復州王道人

淳熙五六年間有王道人者來復州僦店賣卜荒郡
少售每日所得不及百錢纔十日半月輒持焚金半
錢或一錢鬻于肆專以供酒炙之費留止半年鋪匠
訝而扣之對曰頃歲卜於西蜀中定一貴人前程以
此相酬今用之垂盡矣疑弗信陰約僱輩密覘其所
為郡城南有河浮橋過之又少西而南即往江陵大
路王生一日度橋直西行十四五里平常人跡罕至
處穿蘆林坐岍許探懷取絳囊可三指潤類醫家貯
屠蘇者縛釣輪上擲水中若垂釣然少焉舉綸則碎
金屑已粘着囊外遠望如星旋以鸞翎掃置幅紙上

此無方可
信

清華山志 庚申年 卷三
如十餘返乃歸群匠隱身叢簿相視驚訝躡踵詰
旅店復問王對如初始以向所見告於是微笑曰吾
非挾此技此蓋吸金藥也夫抵水非得金不能帶瀆
故有水處必有金在於五行子母生旺之理誠不可
誣但患無術挹取之耳世之燒煉藥金者必仗水銀
先結砂子爐火伏養積月累歲然後能成既真方難
復又坐摩日月其摻製之法以鐵銚或磁盃盛水銀
頓微火上投刀圭藥末頃刻即成固為神妙然非伏
火硫黃朱砂之屬與神仙大丹亦不能辦如我子子
一身孤雲野鶴窮無世世雖安得輕議如許事唯此段

簡而要所獲雖不多不啻足矣然昔年際遇道侶只
以見成葉相付不曾傳方今篋中所餘猶數兩明日
清旦當分遺諸君但如我法試之仍勿為婦人鷄犬
所敗則愈久愈佳也群匠大喜買酒共醉拂明到門
闕其無人店主曰道人五更起笑飭直策杖去夫

宋道人

豫章楊秀才家稍喜贍有丹竈黃白之癖凡以此伎
至者必欺納久而無成則聽其去由是方士輻輳一
日小童報有客稱曰燒金宋道人相詣楊喜束帶迎
之其人清癯長黑微鬚兩耳仆前方帽黃草袍儀容

瀟洒延入書室朝夕款待稍稍試小方輒驗然未嘗
暫出嬉遊楊乘閑扣其要法歷旬始肯言當用藥三
十品悉條疏所闕買之於市場請與偕行不可曰吾
習靜惡囂豈應却入鬧市君當獨往楊旦行又曰君
去後小兒曹必來惱人幸為荷戶使得懣息楊如言
訪數葉肆買之最後至一肆望見其中有默坐者衣
冠顏狀全類宋生頗驚訝方欲問訊坐者握手止之
揚遽歸室戶扃鎖如故啓而視之則宋暝目宴坐疑
寂不動楊即下拜以為雖前子訓在元放分身隱現
神游變幻不是過也自是益加禮敬隨所需而應之
未幾不告而去取所買藥以治鉛汞不能就錙銖計
其供億餽謝及買藥費不啻千緡自謂遇仙不少悔
不知售其欺詐耳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已集

神仙門

尸解類

黎道人

黎道人者溧陽人少落魄去家足跡遍秦魏政和間
遊陝西緣邊中途值夜為虎所窘竄入三官廟踰伏
紙錢中半夜後見燈燭光明有三道士飲酒數僮侍
立一道士曰此中安得有生人氣僮以告黎趨出拜
詢其姓名鄉里以銀盃酌酒飲之并賜一棗黎拜謝
復入紙錢中道士童子俱不見自是不饑唯飲凉水

清平山堂

夷堅志卷之四

已集



宣和間到邢磁村落聞四畔哭聲相續扣店媪曰此
中有野犬為祟夜至人家搏食孩童黎曰然則吾當
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其家叫狗來黎持梃襲
逐狗行甚疾渡水黎亦渡水鞞岡黎亦穿岡約百餘
里然則旋轉此一村東方漸白狗窘甚奔古窰喘息
黎大呼傍近居民壞窰取之乃一老嫗煤面裸身人
有識之者曰是某村某婆也有子有婦有孫衆擊之
百數不作聲唯口吐涎沫執以赴郡郡逮其子婦至
詬之曰累累向阿家婆莫作這般相態今果了不得
郡知其故婦曰不知其他但見每夜黃昏必去窰前

以炭塗面脫下衣裳而去天曉復還郡積其宿惡斬
諸市狗禍遂絕建炎多難黎始歸故鄉結草庵於官
街側賣藥求食若有兵寇疫癘必先知之輒告別邑
人而去踪跡稍露人視其去留以為安否宗室共為
營庵舍事之甚謹一夕縣市災居民鼎沸黎助之救
同時四門各有一黎自是人愈崇信黎心不能安庵
然而逝宗子買棺葬焉後乃在建康有遇之者猶寄
聲謝溧陽人宗子與好事者啓棺視之但存雙草履
後遂隱不復見

武真人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家女方在孩抱母或茹
葷輒不食其乳茹菜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議嫁
邑之富人既受幣照嘆喟不樂訓以女工輒假寐母
怒笞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夫人
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見大殿高真上坐玉女侍列
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境三紀復
來汝歸休糧棄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夢
神怒曰命汝勿食而違戒何也剖腹取胃腸滌諸玉
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混合真人
印俾度世人疾病母聞之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為兒

絕姻事俾遂廼志自是常居淨室問以符水療人疾
遠近求請邀致視病命二僕肩輿以行不煩裹糧至
中途僕者餒則市桃兩顆呵氣與之各食一顆行數
十里不饑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心法治病舍傍
別園建層樓園人告以騎行其上陳叱去曰焉有是
薄暮帶劔印宿于下亦聞人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趨
之婦曰幼女繫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
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禳之忽火起壁間倉卒奔
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中家人益恐致
書招元照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如初若無

疾者照携之宿樓上越三日夜無所覩女亦泰然韓
子辰太尉公裔官輦不嘗自書章擬奏于天述遭遇
太上興運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
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靜無覲幸意批
荅云謹守千二日辦曹賞厥功後皆應如照言韓自
幼患足疾再作至不得屈伸照為按摩覺腰間太熱
又摩其體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
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呼叫
而出值照至不告之故縱步至其處照及戶而返曰
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

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真人符命超生不復來矣啓閉
而去韓氏設榻留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
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腹上
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妾有娠過期不產請照往諸妾
雜立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前生為樵夫嘗擊殺大
蛇今故讐汝在腹食爾五臟盡乃已急白玉出之書
二符授妾妾如戒焚符以水飲之產一大蛇王聞之
大駭敬禮之贈以金帛不受復如韓氏留歲餘欲歸
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
旦日挈舟歸蕭山至家端坐而逝先是邑中十餘家

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家叙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
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皆曰昨
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詣人之日乃尸解之日時
紹興十一年也

燕道人

燕道人者靜海縣人幼入州城被酒宿望仙橋下恍
若有遇自是率意狂言浪遊江淮麻衣推髻不事脩
飾後歸故鄉有好事者與之寸帛尺布必懸綴之衣
上重疊翚翬雖盛暑不易一日忽鮮潔若新浣濯
然市人怪而問之荅曰我前月去池州浣衣來也皆

不之信已而有客自彼至見而驚曰此道比在池州
自濯衣何以得遽來由是頗知其異狼山之軍山下
臨曠野彌望皆荻蒿蛇虎怪魅畧無人迹獨燕往結
庵久而還城南旅店靜默不語或與之錢苟喜其人
雖少必受所不喜多亦不視得錢但買紙百番箕坐
地上以次焚之餘則貫以繩常常持行偶不携以出
一少年戲就其室將欲取之未及啓戶望燕凝然坐
於床大愧而返居累歲再如豫章告同行者某日吾
當去矣果不疾而逝州人共為焚其柩昇者覺漸輕
發之惟存二草履乃悟其尸解也

皇城役卒

元豐中大璫宋用臣監修皇城有役卒犯令戮之俄於其所用斡竿柄書四十字云百年前無我百年後無我生我百年間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饑飽勞逸禍我今金解去人人始知我其字皆入木削之愈明用臣悼悔無及乃厚塋之

高安趙生

高安丐者趙生敝衣蓬髮木嘗沐浴好飲酒醉輒毆罵市人斥其過惡人皆謂之狂不敢輒近然其與人遇雖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及平生善否故或指為

有道元豐三年蘇文定公謫官於筠時見之於途畏其狂不敢與語是歲歲暮忽來見蘇蘇曰生未嘗求人而見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爾吾知君好道而不得其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用碗水灌溉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急雖度世可也蘇用其說信然而怠不能久又嘗約會宿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將與君出遊度君不能無驚驚則傷神故不果來蘇曰所遊何處曰吾嘗至泰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之歸當不願仕矣蘇問何故曰彼多僧與官吏僧踰分吏壞物故耳蘇曰生

能到彼彼亦相敬乎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見我也
譬如鬼入人家鬼能見人人不見鬼爾因自嘆曰此
亦邪術非正法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
之際不學而能然後為正蘇曰養氣如生說可矣養
性奈何生不答他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曰然嘗夢
先公乎曰然方其夢時亦知存沒憂樂乎曰是不可
知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
矣蘇矍然異其言生自言生於周甲寅今百二十七
歲家本代州名吉少事五臺僧不終棄之游四方與
揚州蔣生俱學為蔣所忌毒以藥其目遂視不明

時自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心以
下骨如鋒刀兩骨植其間不合如指久之從蘇求書
往黃州謁東坡遂留之不去坡比歸從行至興國軍
知軍楊元素遂留之生喜禽畜常以一物自隨與同
寢食至是畜一駿騾為所蹠而死楊具棺葬諸野元
祐元年二蘇公皆召還京師蜀僧法震來見言震至
雲安酒家逢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識蘇學士
為我寄聲聞其狀良是時興國守朱彥博之子在坐
歸告其父亟發瘞視之唯一杖及兩脛骨在蓋尸假
云見蘇文定龍川畧志

韓小五郎

韓小五郎撫州市人也淳熙十五年正月某日午間
偃息于榻至晚而亡明年二月有客從岳州來附其
書至家妻捧玩怖泣書中云聞家中失一銀瓶不必
究他人正在我處至秋深我自歸看妻子妻久以失
餅為念乃啓瘞發棺將火化果得餅而中空無尸及
九月忽還家云元不曾死即日起居如常紹熙元年
正月又謀出外妻勸使且寧居至夜半潛起於廳前
自縊復斂瘞之六月又在荆南寄信但言我今番帶
去松又劍一口其家以近怪慮是妖妄附托決計入

其尸迨啓棺唯有劍存

劍俠類

花月新聞

昨書姜秀才劍仙事以為舒人少孤奉母寓河北嘗
與同輩謁龍女廟觀侍女捧鏡奩者今得淄川姜子
簡廉夫手抄花月新聞一編大槩本末畧同也廉夫
之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偕同舍生出遊入神
祠觀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惑志焉戲解手帕繫其
臂為定方歸即被疾同舍謂其獲罪于神使備牲酒
往謝於是力疾以行奠享禮畢諸人先還姜在後失

道日且暮恍惚見白氣亘空正當馬首天將曉始抵
家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忽聞外間呵殿聲一
女子絕色自轎出上堂拜姜母啓云妾與即君有嘉
約願得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吾久
棄人間事不可以我故問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
懽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
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
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當有大厄斃適他
所避之再拜而去出門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
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為而然且以

曲拏告之道士令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
榻堅卧戒家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劔
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
至姜出迎笑曰無慮矣令視所墜物乃一骷髏如五
斗大出篋中藥一刀圭搽之悉化為水姜問其怪道
士曰吾與此文皆劔仙女先與一人綢繆遽捨而從
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
救汝今事幸獲濟吾亦去矣纔去女即來遂同室如
初惟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撫育其子如已
出靖康之變不知所終庶夫後寓鄱陽而卒厥孫好

古今在饒

大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羈窮為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為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扣其

董惡愛已深不復隱為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二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為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為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戚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兀末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欲啗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

爲信不然天明執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
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于客客去明日控一
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
當相尋吾手製衲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
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餽當勿取如不可
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
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
善守此袍毋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知
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
侍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草不爲母

中奉侍甚謹其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岼客已先在水
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
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
死邪強留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強笑曰吾智
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
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
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
添差宜興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同有陷
虜之舊爲追叙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
數月卒秦令其母江氏哀訴于朝自宣教即特贈朝

奉卽而官其子仲堪時紹興十年五月云范至能說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靖康建炎之際潛積軍功帥荆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為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群盜戰奏功於朝必為第竄名籍中已至正使告命皆在此卽出昇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困或見憐為娶婦奩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為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起

故妻之思不覺墜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歸本朝乎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橐之半萬一捐館當為諧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獲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參謁潛嗟異遽命車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為盜區潛屯枝江縣以天氣尚暑別創一廬令洵君止且贈以四妾洵始慮婦不容欲辭之婦曰此正所需得之誠大幸當撫視如兒女君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獲媵妾浸與婦少踈怏怏形於詞色一夕因酒間責

洵曰汝不記昔年乞食趙魏時事乎非我之力已為
餓莩矣一旦得志便爾忘恩大丈夫如此獨不愧於
心邪洵方被酒忽發怒連奮拳毆其胸婦嘻不動又
唾罵之至詆為死老魅婦翩然起燈燭陡暗冷氣襲
人有聲四妾怖而仆火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
其首婦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潛率壯勇三
千人出追捕無所獲此蓋古劔俠事甚與董國度相
類云

郭倫觀燈

京師人郭倫元夕携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惡少

年十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睚眦窺伺將遮侮之倫
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人來責衆曰彼
家眷夜歸若輩那得無禮衆怒曰我輩作戲何預爾
狂道事哄起攻之婦女得乘間引去倫獨留道人勃
然曰果欲肆狂暴邪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
兒頃之皆顛仆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倫追步
拜謝曰與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護脫妻子於危難
先生異人乎不勝感戴之私念有以報德敢問何所
欲曰吾本無心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了無
所欲豈望報哉能為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買酒痛

飲辭去倫曰先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盃
長揖出門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
騰空而去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已集

釋教門

異僧類

吳僧伽

贛州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結庵於贛縣
岷嶺爰而去之客零都妙淨寺之僧伽院遂主院事
故目為吳僧伽徃狂廛市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
以杖扣之而歌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其意逢善
人于途輒拱揖致敬奸惡不仁率詆為狗彘不少屈
惡少年不樂之至群輩噪逐嘗走避于某家竹園中

疾呼求救且拊其竹曰大夫竹林成掃箒不旬日萬竹悉枯此家固一凶族自是衰替寺後竹叢內一竿最巨忽夜半造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連夕不已他僧厭惡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糜上邑民曾德泰老無子與妻議飯吳祈之未及召拂且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將去曰當何為報唯有二珠耳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于南洲而縣治外為曠野吳過門必言曰錢將半腰矣後洲汶于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采菜於民婦戒使多為具婦許諾夫歸怒其妄費吳更乞醢生啖之若欲較而強食者再三婦曰食

復岩定應禪

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爾夫歸責言耳民駭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慶岩定應師師曰雩川自有佛何為謁我孫曰佛為誰曰吾法弟僧伽也為吾持一扇寄之舟艤岍善已來索扇孫以數十汀扇雜示之徑取所寄而去由是狂名日盛多稱為活佛一夕遍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具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無應者中夕跌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六日也是日邑大賈在蜀遇之於河梁間問吳僧何往病瘳亟趨曰少幹少幹既歸乃知其亡處異香滿室旬日不散僉議勿火化而髹其體供事之元豐乙丑冬

行年... 卷五

清平山堂一夷堅志已集五卷
一僧來郡城桂安雅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為何人曰
雩都妙淨寺明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闕遂不
見後審其處明覺即僧伽院也

眉州異僧

紹興間眉州一異僧不知其名狀貌古怪長七尺好
以汗穢自晦黻袈裟執錫持鉢蓬頭跣足行於市誦
彌勒佛三字行住坐卧不絕口每出群兒擁隨之郡
人王稱年十三獨識為非常人見而問之曰鄉里何
處曰金州人不滌面不濯足今六年矣又曰師常誦
彌勒佛登廁亦誦否曰我雖不誦心則然也眉有楊

畫師工畫普賢像鄉人日為楊普賢僧館于其家楊
嘗往成都僧一日行化暮歸持紅紙兩幅呼楊家人
令具湯濯足以紙為蓮花狀實兩足下群兒譟觀須
臾僧躍然伸兩指呼曰彌勒下生遂_坐而逝明日官
驗其尸頭顱若為鼠穴者穴中舍利溢出觀者異焉
攝郡楊次臯命闔城僧具威儀引入茶毗于西郊之
外灰燼之餘齒牙紺碧目睛燁然不變所謂舍利愈
取愈無窮楊普賢還自成都見之於新津道上問何
所往曰父叨君家今化緣已就且歸矣旣還方知其
已逝疑為彌勒化身云眉山王稱季舉所傳

梅州異僧

宋貺益謙當塗人少居村墅門外有湍溪嘗散步溪畔遇野僧相語不通名字問其所來曰結庵梅州有年矣俄舉目注視曰君他日遭逢貴人極力成就富貴功名可談笑拾取雖中年受災厄終不為禍因留坐款語移時告別曰到梅州幸相訪老僧可當陰助也紹興甲子以後宋為秦丞相委用為金部右司郎官授舉貲軍諸庫一歲得賞不勝多遂與秦運轉表勲庫酒每納課息必以精金七八年間至戶部侍郎兼吏部尚書樞密都承旨知臨安府累階正奉大夫

旋坐小失意謫居新安甫再歲起家鎮江金陵秦亡言者論擊貶團練副使安置梅州追憶僧言至即訪之彼人云未嘗有或曰此邦崇事定光佛庵在城外有籤告人極靈感欣然往謁再拜仰瞻貌像乃一化僧真身與昔溪上所覩無少異自是日往焚香致敬既而因母老故恩許自便作木像僧真與以歸到新安於宅傍建庵名曰慈報晝設蓮座夜置禪床寒暑更衣嚴奉絕謹每吉凶憂疑隨禱輒應音盡復故官職轉敷文直學士壽逾八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龍虎康禪師

信州貴溪龍虎山福地有僧康師築菴其下年八十
九夫尋常游歷村落唯杖策獨往嘗赴齋供於縣市
相去八十里乃倩四僮肩輿以行既至從主人求一
密室閉僕其內扁戶加鑰戒勿得與食齋主念僕遠
來倦乏豈應使之忍饑殊不曉其意俄聞哮吼騰擲
之聲走視之皆虎也驚悸毛竦爭來言僧但微笑不
答迨罷坐自啓鑰喚出依然為人復執轎僕之役而
去蓋始者以法攝制山中猛虎耳僧至紹興末年示
化滿百二十歲云然則伏虎禪師未足異也

潘璋家僧

樂工醫士潘璋居于縣市有商客詣門曰早上遇一
僧買我紫羅兩疋議價已定即寘諸袖間使我相隨
取錢到君宅徑入移時矣頓為言之璋曰吾家欲纈
帛何必仗僧為市且吾未嘗與僧來往汝亟去客不
肯去力言之具述其形貌及衲衣穿敝之狀璋始悟
是 본家所奉泗州菩薩往視之兩纈正在坐側蓋常
時崇奉敬信被以真衣祈禱靈應歷年久積為塵坌
鼠齧未暇更新是日為之駭然盡室焚香謝過以錢
償客命匠製衣易之

寶峰張奢

豫章靖安縣寶峰山下屠者張生素無賴而貧每入寺長老景祥必善視之親飼以食或令左右烹茶待之若上官侍僧怪笑白曰此亡賴小人常以盜狗為生何待之過祥曰非爾曹所解此人異日必富貴乃山門大檀越藉其外護故吾先施恩結之僧問故祥曰張生蓋其餓鬼形他日打破世界却是餓鬼出來做事張定不作碌碌人也及建炎末金虜寇江西張率里人捍禦獲七俘盡得其所掠金寶因致富府奏為上功得官後家累鉅萬豪於一鄉享年八十果盡力於寶峰衆始服祥師之先見祥南城人姓傅氏道

行高潔為叢林名宿云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之餘干人少亡賴為縣五伯因進香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唯用疋布蔽體訝其韶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書一卷授之曰勉旃後當為僧言訖輿去如飛二僕夫冉冉履空中張歸即能談人意中事棄妻子出游過撫州宜黃縣行止佯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作土龍祈雨張投牒請自祈約明日午時雨否則自焚以謝即跌坐積薪上民之輕慄禍賊者爭益薪明

日烈日益熾萬衆扶觀至秉炬以待如期果大雨四
郊霑足邑人始敬事之鄒柄居是邑惡其惑衆張往
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寬我會張爲邑人斃治道
路哀金數百萬或譖於鄒曰彼乾沒其半聞道以遺
妻孥鄒怒言於縣宰捕笞之而已悔詣張謝張曰曩
固言之矣無傷也宣和三年適邵武泰寧謂縣人黃
溫甫曰吾與君隔生同爲五臺僧苦嘗病費吾藥餌
今當館我以償黃爲築菴香爐峰頂買僧牒落髮師
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即葉武爲令
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藝鼓樓門驚覺寤明

所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恐否葉愕然具以夢告師命
輿土地木胎至庭斧之血津津然初縣有崇物化爲
美姝惑宿直吏至是遂絕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眩
疾每發頭岑岑不可忍以扣師師曰無他故要是銀
兒爲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
於是丐爲襍謝師引紙畫爲禽畜百十種令秉火炬
設瓜果賓主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顧獨一二僕
使在迨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粧閣僕者咸見
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綠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
師徐徐諭解已而肯首乃以所畫并楮鏹付之送使

清江雜錄 卷五
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富人江景淵嘗與人爭田不
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詣師請水師具數其過景淵
叩頭哀祈為至其居命斲地丈許得蒼狗張牙怒視
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景淵
即愈又有娼脫籍婦一壻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樾
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逆告其從者曰某夫婦
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至唯二人原無婢自隨師
言狀娼驚泣求救蓋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壻固未
知也嘗入市見博者立道左呼使前捫其項下如揭
物狀曰不得復爾人問其故蓋此人昨夕負博窘恚

而投綬救至得不死師白晝捕鬼逆說禍福其多不
勝載紹興四年死秦寧人至今繪其像事之不敢呼
其名唯曰張公或張和尚云

真州異僧

金華范茂載謂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
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喧
然范泊家舟中而日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耽
信佛教每遊僧及門目所見物求悉與之不斬郡有
僧振鏡鉢行乞于岬呼曰泗州張和尚化緣錢脩外
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中出木人十許枚指之曰

此為僧伽大聖此為木义此為善才此為土地命之
笑則木人欣然露齒有喜色取一兒枕鼓寢者與張
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
張施以紫紵皂絹各一疋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
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困辱之僧殊不
為動索紙書十字者三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
范即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
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藥否
以實對僧歎詫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
也後兩日賊艇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

船獨回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岝下舟多不可計船
艙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家無長少皆登津散走
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宜奴者二人不去但
默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從蓬
背堪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綿衾四重皆穿透刃自腋
下過無所損賊躍入舟中舉矛又刺之出兩股間亦
無傷賊驚異捨之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
得病將死但念佛耳安得有術家藏金銀一小篋持
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還其衣服曰留為買粥費
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

清江雜記 卷之五 第五

藥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岍大火延及水中范舟纜已焚斷如有牽挽者於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茫不知東西唯宜奴扶舵夷猶江中任所之及天明却在揚州矣范之弟茂直為司農丞從車駕行在即挈取之是日一家十四口數處奔迸並集于揚不失一人方悟碎藥無害之說使如僧言吞之當無驚散之苦矣范歸鄉因溺水被疾而死正年三十九葬于發買山於孫家悉與紙上字合僧不復見而所留木人不復能動後張夫人沉疴去體壽七十而卒其子元卿端曰說

經呪靈驗類

村先生李晟

鄱陽千秋鄉壽山里人李晟讀書不多年過五十猶為人訓蒙兩目浸昏夜不能視一物嘗晝坐學堂有僧手持文書謂曰君之厄不止於目命數亦不永大期將近教君誦此經不惟眼明更可延壽三紀凡事如意至不費力晟拱謝於是展卷示之乃金光明經也誨之讀一再然後去晟至誠襲歲每清旦誦一卷久之目光如初書館臨溪其長子能入水捕小鮮以給膳偶抄細沙一箕出覺光彩閃爍謾汲水淘沃之

得生金屑可直五百錢以為適然耳自是日日得之
他人聞而爭效絕無分毫之獲晟子累獲利每四五
月尤多其積遂豐遂築室買田費力漸比中戶四子
服儒衣冠慶元三年壽八十九矣強健如壯夫逮距
神僧三紀之兆已及尚可支持也

壽昌縣君

朝散大夫池州通判丁餽妻壽昌縣君施氏病卒於
官舍越十四日子愉夢母如存且曰我將往生於淮
南然猶為女人壽復不永所以然者以宿負未償也
汝與父言亟營勝事使我得轉為男子愉覺以告父

後數日孫百朋復夢經官府衛卒羅列方趨而過或
呼于後曰吾於此肅然無親故而且暮有趨府之勞
苦幸以命婦得乘車不然則徒行嬰拘囚之難矣語
未畢簾外吏曰可疾去判司知之不可也施氏亦曰
可去矣既出門又有呼者曰判司召乃由西廡進見
綠衣据案熟視之則故潭州通判李綱承議也百朋
憶其與乃祖同年進士升堂再拜曰公與祖父同年
世契不薄願母各拜綱受之既坐詢大夫安否甚悉
少頃吏引施氏就訊百朋離席綱曰施縣君與子親
歟曰祖母也綱曰天屬也百朋曰如聞已有往生之

期而未脫女身信否曰然昨日符已至百朋泣曰祖
父昔從公游今祖母生緣在公警歎苟得轉為男子
存歿被厚恩矣綱曰柰事已定何百朋哀祈數四綱
曰子少俟當試面之於是綱出循廡而上迤邐升殿
中若無引嚮漬更復下則左右翼扶步武詳緩笑曰
已遂所請然須歸誦佛說月上女經不增不減經以
助往生可也百朋拜謝而退視祖母猶立階下大言
曰二經多致之勿忘也遂寤盡記其說鍊且疑曰二
經之名所未之聞使訪諸乾明院果得之乃月上女
以辯才聞通如來授記轉女身為男及慧命舍利佛

開佛以三界輪迴有無增減之義鍊始歎異擇戒行
僧及令家人女子皆齋戒潔淨持念數千百卷設冥
陽水陸大齋以薦助之迨百餘日鍊夢妻來曰佛經
功德不可思議蒙君追修恩今已生於廬州霍氏為
男子矣謝別而去

主夜神呪

予為禮部即日齋宿祠宮與宋才成裴侍郎夜語及
神異事宋云吾舊苦畏夢人授一偈纔數字覺而曉
之每獨處臨卧輒誦百過覺心志自然不復恐予曰
非所謂婆珊婆演底乎宋驚曰未嘗言君何以知之

予言不唯知其名且能究所出宋請予道本末予曰
始讀毘成式酉陽雜俎載主夜神呪曰婆珊婆演底
持之夜行及寐可却恐怖惡夢而莫曉其故後讀華
嚴經乃得其說宋即求經於近寺檢視經之言曰善
才童子參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毗羅城見
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神言我得菩薩破一切衆
生痴暗法光明解脫我於夜暗人靜鬼神盜賊諸惡
衆生所遊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雨日月星辰並皆
昏蔽不見色時見諸衆生若入於海若行於陸山林
曠野諸險難處或遭盜賊或乏資糧迷惑方隅或忘

道路惶惶憂怖不能自出我時即以種種方便而救
濟之為海難者求作船師魚王馬王龜王象王阿脩
羅王及以海神為彼衆生止大風雨息大波浪引其
道路示其洲岬令免怖畏悉得安穩一切衆生於夜
暗中遭恐怖者現作日月及諸星辰晨霞夕電種種
光明或作屋宅或為人衆令其得脫恐怖之厄為行
曠野稠林險道藤蘿所罣雲霧所暗而恐怖者令得
出離云云其神力如此蓋不止夜眠一事也予每見
人多疑懼怯魔於是勸使誦持多有驗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末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如軍日誦圓覺經釋服不輟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真性本圓本覺不覺不圓是名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盈登進士第紹興六年為賀州僉判迎母至官賀氏從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常見瑞光中有狻座欲升之未畢今日日閉目便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更衣明日食罷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皇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清帥其屬瞻禮歎曰大丈夫不能如此令畫工寫其像像成唯目

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開示俄而目燦然子孫扶視皆謂未死點精訖復瞑時年七十七傳粵彥濟記

觀音洗眼呪

台州僧處瑄中年病目常持誦大悲呪夢觀音傳授法偈令每旦呪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凡積年障翳近患赤腫無不痊愈處瑄跪受而寤悉能記憶如說誦持不踰時平愈壽至八十八其偈曰救苦觀世音施我大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痴暗除却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我今

說是偈洗穢眼識罪普放淨光明願觀微妙相

辟兵呪

姑蘇盧彥仁龍首閣直學士秉之孫也宣和中居鄉
夢與兄張元英遊行後圃方冬搖落而花卉秀茂風
景不類常日道左一臺極峻有男子在傍持幅紙大
書佛呪語九字為三行曰唵阿遊阿唎利野婆呵以
授彥仁曰能持此呪可免兵難是時天下大寧殊不
以介意男子作色曰此事甚迫獨不懼邪彥仁異之
即跪受連誦十數遍既覺筆踪歷歷在目自爾日誦
百二十遍後數歲中原大亂胡馬飲江姑蘇禍最酷

盧氏親黨隣里死亡畧盡獨彥仁一家周旋踰年雖
僮僕婢媪無一傷者紹興二十九年呂丞相孫大年
來臨安與之同邸聞其誦呪問之具言其事

治湯火呪

俚巫多能持呪語而能救蹈湯火者元仲弟得其訣
為人拯治無不立差其呪但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
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
水收斂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
呪畢手握真武印吹之即用少許冷水洗雖火燒手
足成瘡皆可療洪仲元說

真武印

金剛靈驗

青州人柴注為壽春郡司理因鞫劫盜獄一囚言離城三十里間開旅邸每過客携囊橐獨宿多殺之投尸于白沙河中前後不知若干人惟謀一老嫗不得注問其故囚曰頃年老嫗獨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個經紀至更深遣長子推尸久乃還云若有人抵尸而立不可啓某不信提刀自行及門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與房上下等背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明門方開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

云

謗佛類

范礪無佛論

通直郎范礪建陽人寓居樂平與其友魏康侯者無佛論以排釋氏已而魏得惡疾范始悔懼然終病痼而死建炎三年閏八月縣人吳翁在村墅厥子在家皆夢范以客禮來謁入于子婦蕭氏房子覺聞鐘聲詢之則范歿矣蕭遂有孕明年將產吳翁父子又同夢如初蕭自夢紫蛇蟠腹上未曉生男子纒數日發痼召巫禳治巫見兒耳旁有疣曰此兒可類范通

言三

言三

言三

直也及三歲通身皆瘡初則其身如粉傳漸痒不可
柰爬搔至流血不止一日再易衣無日不然吳念其
夢之異知其謗佛獲罪雖他生亦爾為召高僧懺謝
竟不得免病三年而死范無子一女名德靜頗知書
能詩文嫁為邑中程氏婦邑士吳梓識范說其事尤
詳

沃焦山寺

紹聖中有僧遊天台迷失道入越中新昌縣沃焦山
上遇大佛剎寂無人聲頗歎叢林之整肅如此既登
堂望見有官吏治事甚嚴疑深山中不應爾徐入法

堂過屋兩重始見長老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
搖手止之不敢問却下僧堂側立以視有頃聞請第
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號泣就坐紫衣金章立于前瞬
息間火從坐者體中起沿燒其身並及金紫者不留
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密問吏何為吏言平生
無戒行妄作住持謗佛正法故受此報金紫者請主
也僧懼函出至山半逢數卒駢一老婦髣髴認是其
母回首留顧老婦曰以汝平生妄談般若累我至是
其行甚遠不得叙語僧下山覓路問居人此山是何
寺曰路絕人行安得有寺指別路示之云此去天台

路也問其日則已三宿矣不復東遊徑還家母已死
播傳此事長老退居者數人關子東強幼安皆作文
以記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六

已集

淫祀門

殺人祭鬼類

建德妖鬼

祁門汪氏子自鄱陽如池州欲往建德縣未至一舍
間遇親故居留與飲行李已先發飲罷獨乘馬行遂
迷失道與從者不得相值深入支徑榛莽中月且隴
暗數人突出執之行十里許至深山古廟中反綁于
柱數人者焚香酌酒拜神像前有自得之色禱曰請
大王自取乃扃廟門而去汪始知殺人祭鬼也悲懼

不自勝念平昔所習大悲呪至是默誦乞靈而已中
夜大風雨林木振動聲如雷吼門軋然豁開有物從
外入目光如炬照映廊廡視之大鱗也奮迅張口欲
趨就汪汪戰慄誦呪蛇相祛許若有礙其前退而後
進者三俯首徑之天將曉外人鼓嘯而來欲飲神胙
見汪依然各大駭問其所見具以事告衆相顧曰官
人有福我輩不當得獻也解縛謝之送出官道汪既
脫竟不能窮其盜

蜀士白金蓋

范東叔說蜀士有登科者因赴調投宿失道至暮不

遇店一僕一馬棲遲怖恐忽野望次燈燭甚盛羅列
几案五六客據案酒肉狼籍士往前揖皆相顧有喜
色曰我曹相會正恨冷落得官人貺臨可謂大幸遂
邀駐鞍同飲仍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處
主席且使着公服拜神酌數盃後一髯者起曰敢問
尊官所能士曰本書生幸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
長固問之曰實然與諸公昧平生遽蒙延款苟有薄
伎尚可靳之髯者發怒語詆突意若不善狀士陽為
便溺跨上馬疾馳而去彼亦不追行三四十里漸五
更見孤寺叩門僧出問故即推之出曰切勿相累事

既至此無可奈何士垂淚乞救僧云君於釋道二典
中有所習否曰粗記白傘蓋真言僧曰足矣但堅坐
金剛背後僕馬莫相遠若見異境但此文士如其戒
俄頃刀劍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又聞兵
器戛擊甲騎縱橫而皆不能相近迨天明愈劇逼暮
方止士饑渴憂畏忽見僧來招入寺謂曰此輩皆習
南法害人極多每歲必擇日具禮祭神而餒其胙然
後較藝或得新法即彼此傳授渠見君至以為同業
故相持如此既不如所欲致謀加害昨夕吾所以不
敢留君者畏其遷怒也今不得有所施彼諸人行且

自促覺咎他日當知之留至次日登途沿路兵刃矛
劍以千萬計悉剪紙所為者白傘蓋呪三千一百三
十字在諸呪中最為難讀頗與孔雀明王經相似僧
徒亦罕誦習故妖魔外道敬畏之白傘蓋真言云即
楞嚴呪

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客舍既
寢聞外間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數
十輩皆錦衣花帽拜跪于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琰盃
以請前設大鑊煎膏油正沸秦悸慄不知所為屢告

其僕李福欲自盡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
油于地而去明日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
量也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為言京畿惡少子數十
成群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烹油中以祭鬼其鬼曰
獬豸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隣死而脫吁甚危
哉顧邸中衆客各率錢為獻秦始憶自過宿州遇此
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
出卜遇黥面道人携小籃揖秦曰積金峰之別三百
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却在此邪無以贈君探
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却相見同舍謹曰此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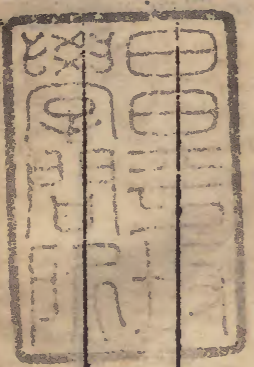
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嘗中
視金反復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曰隨市價見償可
也曰吾家累世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
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盃茶盞七藥罇
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
在宣城忽卧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越月而
亡積金峰在茅山元符宮

莆田處子

紹興二十九年建州政和縣人往莆田買一處子初
云以為妾既得為湯沐塗膏澤鮮衣艷裝置諸別室

清平山堂... 不敢犯在途旬日飲食供承反若事主所携唯一籠
宿鑰甚固每日暮必焚香啓鑰拜跪惟謹女頗慧黠
竊異之意有其詭謀禍且不測遂絕不茹葷冥心誦
大悲呪不少輒既至縣其人不歸家但別僦空屋納
女并囊篋于室中過數日用黃昏時至籠前陳設酒
果禱祀畢明燈鎖戶而去女危坐床上誦呪愈力甫
夜半籠中碌碌有聲劃然自開女知死在漏刻恐慄
萬狀無可柰何但默祈神力願冤家解免諸佛護持
而已良久一大鱗自內出蜿蜒遲回望若有所畏既
而不見女度以脫始下床視籠中所貯獨紙錢在天

未明破壁走告鄰里隣里素知其所為相與伺其人
至執以赴縣時長溪劉少慶季裴為令窮治其姦蓋
傳嶺南妖法採生祭鬼者前已殺數人矣獄成坐死
而遣女還鄉後三年劉入都至玉山與宜黃人李郭
同途言此事予恨不及質諸劉也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六終

